

只有医生知道的那些事儿……

3

医生笔记

这是一杯琼浆，也是一杯毒酒；它赐给你痛苦，也赐给你快乐。

司徒浪◎著

我是一名妇科医生，我每天都会接触到她们那些难以启齿的病痛，我的职责更是为她们解除痛苦。假如我看她们的笑话，出卖她们的隐私，将她们的病痛当做谈资，我就是个毫无廉耻的卑鄙小人。

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、不便说也不能说的事情发生了，我只能将一切藏在心中，或者写入我的笔记。

——冯笑

只有医生知道的那些事

医生笔记^③

这是一杯琼浆，也是一杯毒酒；它赐给你痛苦，也赐给你快乐。

司徒浪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医生笔记. 3 / 司徒浪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4. 4

ISBN 978-7-5108-2910-9

I. ①医… II. ①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4657号

医生笔记. 3

作 者 司徒浪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 25
字 数 35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910-9
定 价 39.8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我是一名妇科医生，我每天都会接触到她们那些难以启齿的病痛，我的职责便是为她们解除痛苦。假如我看她们的笑话，出卖她们的隐私，将她们的病痛当做谈资，我就是个毫无廉耻的卑鄙小人。

我总认为女人比我们男人干净，她们不像我们男人，为了竞争尔虞我诈，用心计耍手腕，她们心地善良单纯，我因此本能地对她们产生怜爱。

我觉得女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，她们有时候很难让人理解。女人的情感就仿佛是天上飘着的一片云，来无影去无踪。有时候你会觉得她们很变态，真的，她们固执起来的时候真的很变态。

说到底，男人就是一种极端自私的动物，他们眼中只有猎物，没有女人。

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、不便说也不能说的事情发生了，我只能将一切藏在心中，或者写入我的笔记。

——冯笑手记

目 录

第一章 / 1

我清楚，她是把自己的生命系在了对我的牵挂里；她也许不知道，男人的灵魂，其实是这世界上最不宜居的地方。

第二章 / 38

一想到亡妻我就心痛难忍，但林育说，赵梦蕾是个残忍的阴谋家，连她的自杀都是一场阴谋。

第三章 / 67

从孤儿突然变成富二代，陈圆一直惴惴不安，她的直觉告诉她，林易的老婆并非是她们的真正生母。

第四章 / 99

林育说得对，赵梦蕾的确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伤痛，每当我沉醉于陈圆的美，对赵梦蕾的愧疚就会浮上心头。

第五章 / 131

老同学康德茂看似心机深沉，可做起事情来简直又像不谙世事似的。

第六章 / 161

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康德茂泡妞的技巧竟然是我教的，而且，我还慷慨地把林育也介绍给了他。

第七章 / 194

林育虽然同意见他，但却提出要反复考验他。那个晚上，康德茂吐得撕心裂肺。

第八章 / 225

我一直以为康德茂不谙世事、禁欲持戒，没想到，他原来还真不是个好鸟，他的女友竟然被他染上了性病。

第九章 / 257

只有男人最了解男人，因为男人都是欲望的奴隶；然而，那些被爱蒙蔽的女人们却始终不愿相信这些，她们宁可怀抱着爱的等待默默哭泣。

第十章 / 290

如果我岳父不是江南集团的老板，我就不可能升职；如果我不升职，就不可能知道医院里购买那些检测设备居然有那么多的猫腻。

第十一章 / 324

做上门女婿是件很痛苦的事情，比如家境很穷的王鑫做了上门女婿，他一出去喝酒就要被老婆追着打，他还得要陪着笑脸认错。

第十二章 / 356

我还是忍不住和庄晴约会了，虽然梦里陈圆在流泪，但男人的责任心哪里敌得过欲望啊，我也只有缴械投降。

第一章

我清楚，她是把自己的生命系在了对我的牵挂里；她也许不知道，男人的灵魂，其实是这世界上最不宜居的地方。

是的，就在那一刻，我仿佛真的明白了。

“你说说。”童瑶惊喜地问我道。

“斯为民的老婆曾经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，她说斯为民是冤枉的，还说那个行凶的人已经逃跑了，是不是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是啊。怎么啦？”她问。

“宋梅那么聪明，可是他却就那样死了。这件事情，难道不奇怪吗？”我问道。

她笑道：“那样的事情，谁能够事先知道？”

我摇头，“不对。宋梅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。我觉得他就那样死了很奇怪，他那么聪明的人，不可能事先一点危险的感觉都没有。”

“那你的意思是？”她疑惑地看着我问道。

“或许他是想通过梦蕾的事情告诉我，万一某天他出了事情的话，其实真相并不是那样的。”我说。

“怎么可能？”她顿时笑了起来，“他告诉你的时候，他离出事还有那么长的时间，难道他可以未卜先知不成？更何况，如果他预感到了危险的话，早就应该有所防范了，绝不可能眼睁睁地等死。你说的是吧？”

猛然地，我不由得紧张了起来，差点提起手掌，狠狠地扇自己两耳光！冯笑，你对她说这件事情，岂不是把自己和林育卷进去了？要知道，宋梅的死，可是与那个项目有关系啊。

“对。我是胡思乱想的。”于是，我急忙地道。

“不过，我觉得你说的好像也有些道理。这个宋梅为什么要那样告诉你呢？”她沉思着说。

我心里极度不安起来，“也许当时他并没有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，所以就只好来骗我了。”

她摇头，“他干吗要骗你？”

我心里更加不安了，因为，如果继续说下去的话，就很可能涉及那个项目上面去了，于是我急忙地道：“谁知道他呢？这个人很怪。他的思维方式不是我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。”

“他的死其实也是为了钱。”她叹息道，“民政厅的那个项目根本就没有准备拿给他做。于是他才去找斯为民谈。这下好了，命都没有了，结果还牵连出民政厅原来的朱厅长。斯为民也惹下了麻烦。”

听她这么一讲，我顿时放下了心来。不过，我心里依然隐隐地觉得不安——宋梅的死难道真就那么简单吗？

其实，刚才童瑶提到的那个问题我完全可以解释：因为那时候宋梅虽然感觉到了危险，但他却不敢完全相信，由此我心想，宋梅的死对谁最有利呢？

想到这里，我的背上顿时流出了冷汗！

不，不可能的。她怎么会干出那样的事情来？

现在，我发现自己的神经已经濒临错乱了。

回到科室的时候，我已经临近下班。

秋主任看到我后，满脸寒霜，“冯主任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”

我还是不大适应自己的这个职务称谓，一愣之后，才起身跟在她的身后。

“小冯，我很失望。”进入到她办公室后，她的第一句话就开始批评我，“今天刚刚才宣布了你副主任的任命，你竟然不请假外出！你想过没有？你这样做，会在科室里面造成多么不好的影响？好几位年资高的医生本来就对你

当副主任有意见，你怎么就这么不注意呢？”

我站在那里听着，不说话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不管怎么说，我现在还是主任吧？即使你不把我当主任，我也曾经带过你实习，也应该算是你的老师吧？”她更加不满起来。

我神情黯然，“秋主任。对不起，事发忽然。我妻子，她死了。”

她大吃一惊，“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怎么死的？”

“秋主任，请您不要问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没处理好今天的事情，虽然我有理由，但是不请假外出确实是事实。秋主任，请您按照科室的规定扣我的奖金吧。我不会有意见的。”我说，心里觉得堵得慌。不是因为她的批评，更不是奖金的事情，而是因为她撩拨了我心中的悲痛。

“小冯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不了解情况。这样吧，你赶快回家，今天的事情我明天一早向科室的医生们做个解释。你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大家会理解的。”她叹息道，“哎！小冯啊，你说我们科室最近这一两年究竟是怎么了？不好的事情一件件地出来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你赶快回家去吧。明天你也可以留在家里处理你自己的事情。再多请几天假也行。”

“不用了。明天晚上我的夜班。再说，我现在心情不好，值夜班可能还是一种解脱。对了，秋主任，我的奖金一定要扣，即使我有再充分的理由，但私自离岗总是事实。如果今后都这样的话，科室里面就无法管理了。秋主任，请您务必尊重我的这个意见。”我说。

“小冯，想不到你能够考虑得这么深。好吧，就这样。”她点头道。

随后去到饭堂，简单吃了点东西后，才给苏华打电话，忽然想起她说今天中午要和我一起吃饭和借钱的事情。不禁叹息。

“我想回家去一趟，你在吗？”电话通了后我问道。我身上没有那里的钥匙。

“你终于想起给我打电话啦？你这人真是的，说好了的事情，不算数。”她很不满地道。

“我现在想马上去那里。你在吗？”我心情烦闷，不想和她说其他的事情。

“在呢。你想我了？”她的声音变得甜腻起来。

我即刻地挂断了电话。

很快就到了那里。敲门。

她打开了，就站在我的面前，脸上红红的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

我侧身而进，然后直奔卧室。

“别那么着急嘛。我们先说说话。”她在我身后说道。

我没有理会她，直接去到梳妆台处，然后将那里的抽屉一个个打开，仔细去看里面的东西，没有找到我想要的东西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苏华在我身后诧异地问。

“师姐，你去看电视吧，我现在心情不好。”我不想再像刚才那样，因为我不想引起她的不快。现在我已经够烦的了。

“出什么事情了？”可是，她却并不理解我现在的心情。

“师姐，你别问了。”我说。

现在，当我看到化妆台里面她的那些私人物品的时候，睹物思人，顿时再也控制不住眼泪，“她，赵梦蕾她死了。你别管我，我想找找她是否留下过什么遗言。”

她轻呼了一声后说道：“她进去那么久了，怎么可能在这里留下什么遗言呢？”

我没有回答她。

苏华，你不知道的，你不知道她有多聪明。我在心里告诉我身后的苏华。

身后顿时没有了她的声息。我继续寻找。梳妆台里面是她的首饰和化妆品什么的，东西不多，但是很整洁，所以，我几下就看完了。然后去到床头柜处。

以前，我从来没有在家里去翻看任何东西，每天回家就是睡觉和吃饭，最多也就是看看电视。现在，当我打开我这一侧床头柜的时候，发现里面空落落的。然后，我又去到她平常睡觉的那一侧。里面竟然有一个漂亮的盒子！像是曾经装过高档巧克力的那种金属的盒子。我顿时激动起来，急忙去打开。

里面是存折和银行卡。

我心里不禁失望，因为这并不是我要找的东西。但是，我还是有些好奇，因为我想知道，她究竟有多少钱。两张存折，一张里面有二十多万，另一张

里面是整整的五十万。银行卡有三张，分别是工行、建行和交行的，当然看不到里面究竟有多少钱，不过，我猛然发现，在盒子的底部有一张纸条。

我的心开始颤抖起来，手也在颤抖。我去拿起它，展开，里面果然有字：冯笑，存折和银行卡的密码，都是你身份证最后面的六位数。

就这些字，再也没有了其他。

我心里更加激动与难受起来，早已经干枯的泪水再次开始流淌。我相信，她应该还给我留下了其他东西。

现在看来，她并没有故弄玄虚，只是把有些东西放在了她认为该放的地方罢了。可惜的是，我对她太不注意和了解，以至于我现在不得不处处地去寻找。

将存折和银行卡放回到床头柜的抽屉里面，然后又到衣柜处。这里面我的衣服早已经拿走，剩下的全是她的东西。我一件件去看，去摸，但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

在卧室里面看了一圈，我发现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可能会被她放东西了，然后去到客厅。

客厅虽然大，但是家具却并不多，有柜子和抽屉的就只有电视柜，以及餐桌后面的那个小酒柜了。小酒柜我当然不会考虑去看，因为那地方我曾经看过，那里只有酒和茶叶。

电视柜下面的抽屉里面全部是韩剧碟片，除此之外别无其他。

我有些失望，颓然地去坐到了沙发上面。

我在想：从她在存折和银行卡那地方留下的条子来看，她应该还留有其他的東西。忽然想起，她那天离开前留下的那张纸条，难道就是那个？就只有那个？

电视是被苏华打开着的，不过声音很小。我没有发现苏华的影子，估计她是不想影响我，然后就出去了。

我坐在沙发上，将自己的身体完全靠在靠背上面。我在想：这件事情我真的做错了吗？难道我想救她出来，反而导致了她的死亡？假如我不去想那件事情的话，让她在监狱里面待上十多二十年，那样做才是真正正确的吗？现在，我有些不相信林易的那套所谓的预测来了，如果他真的可以预测的话，

那么赵梦蕾的事情，他应该对我早有提示。

苏华回来了，她手上提着许多东西。

“冯笑，我出去买了些酒菜。我想你今天肯定心情不好，我陪你喝点吧。前天你陪了我，今天我得陪你了。唉！我们师姐弟都不顺啊。”

“我不想喝酒。”我说。

现在，我并不想麻醉自己，因为我心中还有很多疑惑没有解开。而且，我内心充满了悔恨与内疚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根本就不想喝酒。

“那就吃点东西吧。你看，我买了好多好吃的。”她说，“有凉拌猪耳朵、猪肚、酱牛肉、卤鸭子，还有其他的。来吧。冯笑，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忘记那件伤痛的事情。我陪你说说话，可能就好了。”

我不说话，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。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，只是感觉到心里郁闷难当，很不舒服。

“来吧，你来吃点。你看，我专门去买的。”她说，随即来拉我。

我心里仿佛亮堂了一下，“不，我不喝酒。我去书房看看。”

是的，如果赵梦蕾要留给我东西的话，那里才是最可能的。因为那是她专门给我制造的一个私人空间。她曾经对我说过，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看书，所以，书房完全是根据我的需要设计的。

即刻去到了书房，在打开灯的那一刻，我的心脏顿时剧烈地跳动起来——我第一眼就看见了书房的墙壁上挂有一件夹克。

我想起来了，赵梦蕾去自首前的一个晚上，看见我正在书房的电脑上查看资料，她就拿了这件衣服进来，对我说：“天气冷了，你披上它。”

她当时把衣服拿进来递给我之后就出去了，我把那件夹克披在了身上，不一会儿就觉得不大舒服，有些嫌它碍事，于是就把它挂到了墙壁上面。

那件衣服就是从那天起一直被挂在那里的。

我快速地朝那里跑去，然后从墙壁上将它取了下来，急忙去摸索它的每一个口袋……

竟然摸到了！

在夹克里面的那个口袋里，硬硬的。我把它取出来，发现是一个信封。我急忙打开，里面是一封信，我熟悉的笔迹——

冯笑，这是一封赌博我性命的信。

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在你心里，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。

我想好了，几天过后，我就会去自首。因为我发现，自己实在不能像这样生活在恐惧中了。自从那件事情发生后，我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不做噩梦。

如果你今天晚上看到了这封信，我会马上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告诉你，然后，由你来替我决定我的未来。不，或许是我们的未来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一起出国去，到一个世人找不到我们的地方去，比如世界的尽头冰岛。你放心，我手上的钱够我们一辈子使用的，只要我们不太浪费。到时候，你可以开一家诊所，我开一家宠物店，我们一样可以生活得很好，即使是在异国他乡。

如果你在我自首后的不几天才看到这封信的话，那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会在离开之前，告诉你一件事情。我会告诉你，我会让律师通知你我离婚的事情。如果你同意，同意在离婚通知书上签字的话，我会毫不犹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因为，如果你同意和我离婚，那就说明，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需要我留恋的东西了。所以，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了这封信，或许你会改变主意，因为我相信，你应该不会愿意看着我去世的。

冯笑，也许我这样做太残酷，对你也很不公平。但是，你知道吗？我需要的是一位爱我的丈夫，从心里爱我的丈夫。我只要你在心里爱我就行了，即使你在外边有多少个女人都行，唯一的是，我不准你爱上她们。

我这个条件不过分吧？所以，即使我被判多少年的刑，在你等待我的期间，我也不会寂寞的，因为我同意你去找其他的女人，还可以花我留给你的钱去找女人。冯笑，你可能会觉得我很奇怪是吧？是，我承认，那个人让我变得有些变态了。现在，我需要的并不多，只是需要一个真正爱我的人。

冯笑，我知道的，高中的时候，那时你是喜欢我的，这次与你见面后，我也看得出你依然在喜欢我。可惜的是，我结婚了。哎！你看，我又扯远了。

如果你是在我们离婚协议上签字后才看到了这封信，那你在看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也不会恨你，只怪我命苦。冯笑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也算我给你留下了一样东西，那就是，让你永远的愧疚与后悔。这也算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吧。

我们高中时候一个班上的同学大约有六十个人吧？最近我总是会去想他们，但却发现，他们在我的脑海里面都已经变得模糊了，唯有你还是那么的清晰。不是你现在的样子，而是那个时候。看来我们能够在一起，是上天注定的啊。现在，我想用这封信问问上天，看它究竟是要让我活着呢，还是死去。

现在，我还不知道结果，但你看到这封信以后，就知道结果了，上天给的结果。

冯笑，我这个人很执著的，不会中途改变主意。所以，你看到的结果绝对是上天的意思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这封信也可以算是我和你做的一个游戏吧，至于结果究竟是怎样，一切都靠上天来决定吧。

你的梦蕾

我相信她可能会留下一份东西给我，但是，万万没有想到她留下的竟然是这样一封内容的信。我已经没有眼泪了，只有无尽的痛苦与自责。她这哪里是在问上天啊？明明是想知道，我究竟是不是在乎她、注意她啊。

那天晚上，要是我稍微注意一下，就会发现这封信的，那样的话，现在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即使那天晚上我没有注意到这封信，如果在她自首后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注意到它，也不会发生现在的这一切啊。

可是，那段时间我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……

“你还好吧？”不知道在书房里面坐了多久，忽然听到苏华在问我，才让我回到了现实中来。

“苏华，你买了酒菜的，是吧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是啊。你饿了没有？”她问道。

“我想喝酒。”我说，随即将那封信放在了衣服口袋里面，然后出了书房。

这下，她反倒担忧起来，“冯笑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。你不是说要陪我喝酒吗？来吧，我们喝点。”我说，随即坐到了餐桌上，用手抓了一条猪肚吃下，“味道不错。”

她看着我，满眼的猜疑，“冯笑，你刚才在里面待了那么久，发现什么没有？”

我没有回答她，而是随即问她道：“苏华，你相信命运吗？就是传说中一个人的命运会被上天控制的事情。”

“我相信。”她说，“比如说我吧，总是努力想做好每一件事情，但结果却搞得一团糟。事业没有了，家庭也破裂了。你呢？虽然家庭的事情很不幸，但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科室的副主任，这里面很大的因素是因为你是男人。我们科室里面以前有老胡在，结果他出事情了，要是他不出事情的话，这个副主任的位置轮得到你吗？这就是命运啊。现在我可是想明白了，什么事情就顺其自然吧。哎！本来想辞职的，结果半途被拉了回来。我现在认命了。”

我不语。

“冯笑，你没事吧？你不相信命运吗？你说，我和你，以前你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吧，可是它却偏偏就发生了！有句话是怎么说的？对了，是叫‘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’，你说，我和你不也是一种天意吗？”她看着我说，双目里面波光流动。

“师姐，你不要说那件事情了好不好？今天她走了，留给我的全是后悔和内疚。现在，我真的很痛恨我自己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了。师姐，那天晚上的事情，我们很不应该的。”我说，随即站了起来，“不喝酒了。我得马上回去了。我不想这样的事情在我现在的妻子身上再次发生。对了，你要的钱，我明天给你带来。”

“冯笑……”她叫住了我，“你怎么不问问，我拿钱去干什么？”

我已经打开了门，没有转身，“随便你吧。”

回到家后，我直接躺倒在了床上。

当时陈圆还在看电视，她急忙跑了进来，“今天又喝酒了？”

我摇头，随即从衣服口袋里面摸出了那封信，朝她递了过去，“你看看吧。”

她狐疑地接了过去，然后打开，“哥，这是什么啊？”

“这是我造的孽。”我说，“你看看吧，今后不要什么事情都听我的，我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你要管我才对。我这个人意志薄弱，需要别人好好管管才行。陈圆，我不希望你成为第二个赵梦蕾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现在看来，她这

样的结果，也是她放纵了我的缘故。”

“哥，她，赵姐她怎么了？出什么事情了？”她问我道，声音弱弱的。

我最烦她这样一副小心翼翼、毫无主见的样子了，顿时怒声地道：“不是让你看吗？你看了不就知道了？”

她骇然地看着我，“哥……”

我顿时叹息，“给我吧，你别看了。她已经死了。别打搅我，让我好好睡一觉。”

她发出了一声惊呼。

我不想再和她说话，倒头去到被窝里面，和衣而睡。我的身体和神经早已经疲惫至极，或者说，我的潜意识非常想要躲避现在发生的这一切。

于是，我即刻进入睡眠之中。

忽然，我看到了她，赵梦蕾，她在朝我笑。

“梦蕾……”我忘记了她已经死去的现实，激动地朝她跑去，可是，她却在转身看着什么。“梦蕾……”我跑到了她的面前。她转身。我猛然地发出了一声惊叫！我看见，我看见她双眼正突出，舌头也非常可怕地掉落在她的嘴唇外面！

我猛然醒转过来，依然还沉浸在恐怖之中，睡梦中的她，比现实中吓人多了。今天，我在看守所里面看到她的时候，没有感到有任何的害怕，但是，睡梦中的她真把我吓坏了。

梦蕾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吓我好不好？我喃喃地对着黑夜说道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灯光被打开了，是陈圆。

“哥，你做噩梦了吧？”

我不说话。

“哥，她的信我看了。你不要太过自责了，好不好？这件事情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和你结婚的。我也想不到……”她继续在说。

我心里烦闷非常，“我不是给你讲了吗？让你不要来打搅我。你干吗还要在这里？”

“哥，那我马上去客房睡。”她低声地说道，带有哭音。

我心里顿时一软，“算了吧。你别管我，别关灯。”

从这天开始，我晚上再也不能关着灯睡觉了。

陈圆到了我的身边，身体紧紧地靠着我，“哥，我给你把衣服脱了好不好？这样很容易感冒的。”

我心里早已经后悔，觉得不该像刚才那样对她发脾气。我发现，自己变得已经有些不大正常了。在赵梦蕾的问题上，我心里充满着内疚与后悔，同时内心深处也在责怪着陈圆。

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陈圆时的情景，我觉得她是那么的漂亮与圣洁。后来，她受到伤害到了我们科室住院，当时的我是那么的心痛。再后来，她成了我的女人，一直到最近我们结婚。

我发现，自己似乎对她越来越淡漠了，越来越不把她当成一回事了。仿佛正在重复着我与赵梦蕾曾经的那一切。

冯笑，难道你得到了她，就不再觉得珍惜？难道你要在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后，才知道内疚与后悔？与其如此，那你何不从现在开始好好珍惜，好好爱护她呢？

想到这里，我内心的柔情顿时升起，随即从床上坐了起来，“我自己来吧。陈圆，对不起，我心情不好，不该向你发脾气。”

“哥，你别说了。都是我不好。”她急忙地道，双眼在开始流泪，“哥，我现在心里也很难受，我觉得赵姐她，她就好像是被我害死了的。”

我脱下衣裤，随即将它们扔到了床头柜上面，转身去将她搂在怀里，“陈圆，这件事情和你没关系，你就不要自责了。所有的问题都在我这里。要是当初我多关心她一点，多去体会她对我的关心与温柔，也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。她说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，我觉得不是，其实，这一切结果都是我的冷漠与自私有关系。陈圆，你说说，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我对病人可以做到发自内心的关心与温情，但是，对自己的家人却是如此的冷漠与麻木。现在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。哎……”

“哥。不是这样的。”她在我怀里说，“你对病人，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都很好啊。我觉得你对每一个人都很好，只不过你的爱太少了，所以就分配不过来了。”